



*Longman & Co.*



---

莫泊桑

---

短篇小说

---

全 集

---

李青崖 译

---

李 颢  
李 度 校补  
李 庠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本书根据法国柯纳尔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翻译  
根据法国加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校补

###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第三卷)

李青崖 译

李 颢 李 度 李 庠 校补

责任编辑: 丁放鸣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 插页: 5

字数: 529,000 印数: 1—14,000

平装:  $\frac{\text{ISBN7—5404—0727—1}}{\text{I·581}}$  定价: 9.00元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0728—x}}{\text{I·582}}$  定价: 11.00元

### 第三卷 目录

巴仑先生 .....	( 1 )
裴洛姆老板身上的怪物 .....	( 44 )
出售 .....	( 55 )
不知姓名的她 .....	( 63 )
知心话 .....	( 70 )
那一场不幸的洗礼 .....	( 77 )
轻率 .....	( 84 )
一个疯子 .....	( 92 )
村里的法庭 .....	( 100 )
头发别针 .....	( 106 )
那群山鹑 .....	( 114 )
车厢里的故事 .....	( 123 )
必定如意 .....	( 131 )
发现 .....	( 141 )
寂寞 .....	( 147 )
床边协定 .....	( 154 )
矮小的兵士 .....	( 162 )
俞宋太太褒奖的贞童 .....	( 171 )
败绩 .....	( 190 )
疯了吗 .....	( 199 )

模特儿 .....	(207)
子爵夫人 .....	(215)
一桩买卖 .....	(221)
凶杀犯 .....	(229)
马尔德茵 .....	(235)
宵游 .....	(243)
忏悔 .....	(251)
离婚 .....	(259)
报复 .....	(269)
一个妓女的漂泊史 .....	(280)
窗子 .....	(288)
苡威荻 .....	(295)
归来 .....	(392)
弃儿 .....	(401)
上校的意见 .....	(412)
散步 .....	(420)
穆罕默德-弗利布依 .....	(428)
看守人 .....	(437)
柏斯 .....	(446)
狂人日记 .....	(456)
爱情 .....	(485)
潭 .....	(492)
铃子大妈 .....	(501)
富墨罗侯爵坟前的悼词 .....	(507)
信号 .....	(516)
魔鬼 .....	(523)

那一顿年夜饭 .....	(533)
林子里的逸事 .....	(549)
一家人 .....	(555)
友人约瑟 .....	(562)
高山小客店 .....	(569)
流浪人 .....	(583)
阿鲁玛——沙漠之恋 .....	(598)
霍多父子 .....	(624)
鄱瓦代尔 .....	(641)
传令兵 .....	(652)
兔子 .....	(657)
一夕 .....	(667)
那些别针 .....	(686)
菘先生 .....	(693)
密约 .....	(702)
海港 .....	(710)
亡妇 .....	(722)

## 巴 仑 先 生

---

小乔治在小径上四肢着地爬着，在玩堆沙丘。他双手捧起沙堆成了金字塔，而后在顶上插上一片栗树叶。

他的父亲坐在一张铁椅子上，深情专注地看着，在狭长的到处是人的花园里却只专注他一个人。

沿着经过水池和三一教堂前面、再绕着草地回来的整个儿环道上，别的孩子也都在忙他们的小小动物游戏，这时那些漠不关心的女佣，用粗鲁无知的双眼看着天，至于那些相互谈着天的母亲则时时刻刻看一眼那群孩子。

一些奶母，两个两个一起，脸色庄重地散着步，让她们帽子上发光的长丝带拖在后面，怀里抱着用有花边的白布包裹着的东西；那些光着腿穿短裙的小姑娘在两条滚铁环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街区的看守人则穿着绿色的制服，在这些小把戏之间溜来溜去，不断绕道走，为的一点别弄坏了那些泥巴做的工程，千万别踩到了手，也不要让这些人类幼虫般的小宝贝去打扰那些蚂蚁窝。

太阳即将消失到圣·拉扎尔路那些屋顶后面，它将宽阔的光斜射到这群打扮了的孩子身上。那些栗树辉映着黄色的光泽，而在教堂门前的那三条瀑布，则像是用银色的水做的。

巴仑先生看着他的儿子跪在尘埃里，他深情地看着他最小的动作，好像从他的唇端给乔治的每一个动作都送去了吻。

但是一经抬眼望着钟楼的钟，他衡量已经晚了5分钟了。于是他站起来，拉住了孩子的胳膊，给他拍拍满是灰尘的衣服，擦净了手，牵着他往白街走去。他加紧了步伐，想保证不要在他妻子后面进门；而那个跟不上他的孩子，在他旁边小跑着走。

这位父亲于是将他抱在怀里，更加加快了他的步伐，走上斜坡的人行道时已开始气喘了。这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头发已经灰白，有点儿发胖，神色不安地挺着个快活汉子的大肚皮，但因那些遭遇而变得胆小起来。

他在几年以前娶了一个以一片深情爱着的女人，她现在待他粗暴，并且用一种暴君式的绝对权威统治对待他。她不断地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乃至没有做的事情斥责他，对他最小的动作习惯，简单的爱好，趣味，他的风度、姿势、腰围乃至声音的平静，都尖锐地加以责难。

他现在仍然还爱着她，但是他尤其爱他和她生的孩子乔治，他现在3岁，成了他最大的欢乐和他心里最专注的事。他靠微薄的年金生活，没有工作，只靠两万法郎的收益，他那没有嫁奁的妻子，不断因为他的丈夫的闲散无为而生气。

他终于到了家里，将孩子放在台阶的第一级上，擦擦额头而后上楼。

在第二阶上他拉铃。

一个将他带大的老女佣人，一个属于家中霸主或主妇式的女仆来开了门，于是他焦急地问道：

“太太回来了吗？”

那个女仆耸耸肩说：



“从什么时候，先生，您见过太太6点半时就回来？”

他用有点不好意思的调子说：

“那好，那更好，这就给了我换衣服的时候，因为我很热。”

这个女佣带着又气又看不起的怜悯看着他。并且叽叽咕咕说：

“唉！我看得很清楚，先生汗出得像是洗澡，先生你抱着那个小家伙跑过了，而所有这些就为的要等太太7点半到。至于我，现在不准备按时开饭了，我按八点钟做饭，我，谁要等，算活该，烤肉可不能让它焦了。”

巴仑先生装做没有听见。他喃喃说：

“这样好，这样好。该给乔治洗手，他做了砂子饼。我呢，我去换衣服。吩咐上房女佣好好洗洗小家伙。”

于是他走进了他的套间。他一进了那儿，就推上门栓，好单独呆着，彻底单独，完全自己一人。现在他是如此习惯于看到自己被叱责和粗暴对待，以致只在锁的保护之下才自我感到安全；除非旋过了一圈钥匙感到可以防那种目光和猜度了之后，他也不敢再自我思考、反省和推理了。他倒到了一张椅子上以便在换上干净衣服之前稍稍休息一下，他想到朱莉开始成了家里的一个新危机。她恨他的妻子，这是明显的；她尤其讨厌和波尔·里摩逊保持挚友和家庭熟客关系，这是件希奇事，他曾经是他童年时期起不可分离的伴侣，后来里摩逊又成了他和亨利叶之间的润滑剂和缓冲器，他既机敏又严肃地保护他，制住那些不应得的责备、那些粗暴的场面和他生活中的所有日常苦难。

可是现在看来很快就快有六个月了，朱莉不断让她自己对女主人提出意见和含敌意的评价。她对她任意指摘，每天说上二十次：“如果我是先生，那我是不会像这样让人牵着鼻子。最终……”

最终……各人按他的性格办。”

甚至有一天，她曾对亨利叶无礼，亨利叶这晚上却满足于只对他的丈夫说：“你知道，这个女佣只要有一句刻薄话，我就要赶她出去，我。”虽然她什么也不怕，看来却怕这个老女佣人；而巴仑将这种宽厚归之于考虑那个女佣是带大他的，而且是她阖上了他母亲的眼睛的。

但是这算完了，这些事再拖不下去多久了；而他想起可能发生的事就骇怕。他怎么办呢？遣走朱莉在他看来真是个可怕的决定，他不敢让他的思路停止在这里。认为她有理由反对他的妻子也是同样不可能的。现在再过不了一个月，在她们两人之间情况就会成为难于忍受的。

他仍然坐着，两腕悬在下面摇摆，含含糊糊地找全面妥协的办法，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他喃喃地说：“幸运的是我有乔治……没有他，我就很可怜了。”

后来他想到了去找里摩逊的办法；他作了决定，但是立刻记起了他的女仆和他的朋友之间的敌意，使他害怕他这位会建议赶走她；于是他又重新失落于痛苦和犹豫之中。

摆钟打七点了，他吓了一跳。七点了，而他还没有换衬衣！于是慌慌张张喘着气开始脱衣服，洗澡，穿上一件白衬衣，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好像有人在隔壁房间等着去参加一个极端重要的聚会。

然后他走进了客厅，高兴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

他对报纸瞄了一眼，走过去看看马路，再回来坐在长榻上；这时有扇门开了，他的儿子梳洗过了，微笑着进来。巴仑把他抱过去拥在怀里，热情地吻他。他先吻他的头发，而后两只眼睛，而后两腮，而后嘴上，而后再是双手。于是他再让他跳起来，尽

腕长把他举到了天花板，在为这使劲弄乏了后坐下来，将乔治放到膝上，他为他做“骑马”玩。

孩子笑得异常高兴，舞着胳膊，发出阵阵快乐的叫声，而这位父亲也因为高兴，又笑又叫，摇着他的大肚子，比小的还要感到有趣。

他用他软弱的、顺从的、受到挫伤了的全部善良的心爱着他。他用发疯般的冲动和不能抑制的大量的抚爱爱他，使出了全部腴腆地藏心中的柔情；这是从没有露出过，发挥过，即使在他的初婚时刻也没有的。他的妻子始终表现得是干巴巴的和稳重的。

朱莉在门槛上出现了，面色苍白，眼睛发亮，她用一种愤怒发抖的声音说：

“现在是7点半了，先生。”

巴仑不安而温驯的向摆钟看了一眼，低声说：

“确实，是7点半。”

“这是了，先生，我的晚饭好了。”

眼看着暴风雨将来临，他使劲岔开：“可是你不是在我回来的时候对我说过，你只按八点钟做饭？”

“按8点！……您别那么想，这是定了的。您不要想现在让这小的到8点吃。是那么说过，老天，但只是一种说的方式。要是让小的到八点钟吃会把胃弄坏的！唉！真少见像他的母亲的！她可是真关心她的孩子！唉！是的！我们说说她吧，这算是个母亲！看到这种样子的母亲真是造孽！”

巴仑急得直抖，感到该断然防止那场吓人的局面。他说：

“朱莉，我决不许你这样议论你的女主人。你听到了，对吗？以后别再忘记。”

那个老女佣人惊奇得气都哽住了，立地转过身来出去，拉门时使的劲那么大，以致所有的挂灯架上的玻璃片都叮当作响。有几秒钟，这像是些看不见的小铃子的轻而含混的声音，在客厅沉静的气氛里飞翔。

乔治开始时有些吃惊，接着高兴地拍起手来，并且鼓起了两腮，使出全身力气发出一个“砰”的声音，他在模仿那扇门的响声。

他的父亲这时开始给他讲故事，但是他心里惦着的事叫他随时都把故事的线索弄丢了；而这个小家伙因此听不懂了，瞪着两只吃惊的大眼。

巴仑的视线不离开那座摆钟。他好像看见指针走。他希望钟点停下来，让时间不动直到他的妻子回来。他并不埋怨亨利叶晚回来，但是他怕，怕她和朱莉，怕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再过十分钟就可能引起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一些他甚至不敢想像的解释和风暴。想到口角，大嗓子发火，在空中像枪弹般往来的詈骂，这两个女人脸对脸，盯着眼底看，并相互不让地迎头交换伤人的话，单是这些就使他心跳口干，像是在骄阳下步行，使他萎靡得像件破衣服，萎靡得连举起他儿子，让他在膝头上跳的力气也没有了。

敲，8点钟了；那张门自己打开了，朱莉又出现了。她已经没有了生气的样子，但是有一副冷冰冰充满决心的神气，这更可怕了。她说：

“先生，我侍候您的妈妈直到她最后的日子，我从您出生抚养您到今天！我相信可以说我是忠于这一家的……”

她等着答复。

巴仑结结巴巴说：“当然，我的好朱莉。”

她接着说：

“您很清楚我从不为钱财办事，但总是为您的利益；我从来没有欺骗过您，对您说过假话；因此您从没有机会说责怪我的话。”

“确实，我的好朱莉。”

“好吧，先生，这情况再也继续不下去了。本是为了您的情谊，我什么也不说，为此我让您蒙在鼓里；但是这太过甚了，这儿的街坊太笑话您了。您可以按您的心愿办，但是所有的人全知道，最终我也应该说给您听，虽然也许我并不是合适来报告的人。太太之所以到了不可思议的时候才回来，为的是去干见不得人的事。”

他变得惊惶却并没有理解。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你别说了……你知道我禁止你……”

她用不容置辩的决心剪断了他的话：

“不，先生，应当全给您说了，现在。长久以来，太太就和里摩逊勾搭上了。我呢，我见到他们在门后面亲吻有二十次以上。唉！算了，要是里摩逊先生阔过的话，那太太就不会是嫁给巴仑先生了。只要先生能回忆这婚事是怎么成的，就会将事情从头到尾弄清楚……”

巴仑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闭嘴……闭嘴……否则……”

她接着说：

“不，我全给您说清。太太是为了息金嫁给先生；从第一天起就骗了您。这在他们之间是谅解了的，老天爷，只要回想就会清楚。既然太太并不满足于嫁给了她不爱的男人，就是您，她就让您活得艰苦，艰苦得让我都心碎了，我看着这些……”

他走前两步，握紧了拳头，反复说：“闭嘴……闭嘴……”因

为他没有什么话可以答复。

那个老女佣人并不后退；她像是下了彻底决心。

可是乔治开始是惊惶，后来被这种斥责人的声音吓坏了，于是发出尖叫。他站在他父亲后面，绉起了那张脸，张大了嘴号了起来。

儿子的叫喊激怒了巴仑，使他怒气十足、勇气十足。他朝朱莉冲过去举起了两只胳膊，准备给上两巴掌，一面喊道：“啊，坏家伙！你会引坏小孩子的感情。”

他已经碰上她了！她迎面朝他嚷道：

“先生要是想打我也行，我，是我把他带大的；但是这禁不住他的老婆骗他，他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他一下子停住了，双手垂下去；面对着她，他竟然如此激动，以致什么也弄不懂了。

她接着说：“只要看看孩子就会认出父亲来，老天爷！全是里摩逊先生的样儿。只要看看他的前额和眼睛。一个瞎子也不会弄错……”

但是他已经抓住了她的肩头，使出全身力气摇她，口吃地说：“尖嘴婆！……尖嘴婆！滚出去，尖嘴婆！滚出去，否则我宰了你……滚！滚！……”

于是拼命一使劲，他把她推到了隔壁房间里。她摔倒在摆好了餐具的桌子上，上面的杯子倒了下来摔碎了；而后她立了起来，让桌子隔在她自己和主人之间。当他追着想再抓住她的时候，她给他迎面冒出了一些可恶的话：

“先生只要出去……今晚上……吃过饭……而且立刻回来……就能看见！……他就将看到我没有说谎！……只要先生试一试……他会看见。”

她已经到了厨房门口，就逃走了。他跟在她后面追，爬上后房楼梯一直到了她将自己关在里面的女仆房门口，敲着门道：

“你立刻就给我离开这个家！”

她隔着墙板回答说：

“先生可以放心。一个钟头以内我就再也不在这儿了。”

于是他慢慢走下去，紧紧抓住栏杆免得跌倒；他回到了他的客厅，乔治在那儿坐在地上哭。

巴仑倒到了一张椅子上，眼神迟钝地看着孩子。他真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感到昏头昏脑、反应迟钝、发傻，好像方才他曾脑袋着地那样摔下来过。费了好大劲才记起他的女佣对他说的令人寒噤的事情。后来，他的理智渐渐地、像一池浑水慢慢澄清了，透明了；于是叫人憎厌的揭发开始影响他的心灵。

朱莉说得如此干脆，如此气势，如此确信，如此忠诚，他不能怀疑她的善意，但是他执拗地怀疑她是眼见的。她可能弄错了，因为对他的忠心而变得盲目，受了对亨利叶的不自觉的仇恨的拖累。然而，随着他的努力安定说服自己，成千的小事也在记忆中觉醒过来了，他妻子的一些话，里摩逊的一些眼神，一堆没有观察到甚至没有看见的琐碎事，一些晚出，一些同时不在，还有一些几乎没有意义的手势，虽然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注意，不能理解，而现在这些对他显得有极重要意义。证明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一种默契。从他订婚开始的所有这些往事，都忽然从他因痛苦而过分激动的记忆中涌了出来。他想起了所有的事，一些奇特的语调，可疑的态度；于是他这颗安静善良的男人的可怜的心，不断地为怀疑所骚扰的心，现在给他指出那些好像本来只是疑点的事，实在是确凿事实。

他顽强固执地搜寻结婚以来的5年，想全部一月一月，一天

一天的过一遍，而每件他发现的使他不安的事，就像马蜂的针一样刺痛他的心。

他不再想乔治了，这一位现在安静了，屁股坐在地毯上。可是看到人家不再关心他的时候，这孩子就开始哭起来。

他的父亲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在他头上吻个不停。至少他的孩子还在！别的又有什么关系？他拉着他，紧紧抱着，将嘴埋在他的金色头发里，痛苦得到了缓和、得到了安慰，结结巴巴地说：“乔治……我的小乔治，我亲爱的小乔治……”可是他一下子想起了方才朱莉说的……是的，她说过他的孩子是里摩逊生的……啊！这不可能，唉！不，他不能相信这事，对这一点也不能怀疑！这就是那些卑劣的女佣们制造的可恶的诽谤之一！他反复说：“乔治……我亲爱的乔治……”受到了爱抚的孩子又重新不响了。

巴仑感到那些小胸膛的热气透过了衣服渗进了他的身体。它充满了爱情、勇气和欢乐；孩子的这种温暖抚爱了他，鼓舞了他，救了她。

于是他娇小可爱的鬈发脑袋略略从他身边推开一点，好深情地看看他。他贪婪狂热地细细端详着孩子，看得都忘情了，一面不断反复说：“唉！我的小人儿……我的小乔治！……”

忽然他想道：“如果他像里摩逊……那可是！”

这对他是一种陌生的、残酷的观念，对他全身和所有的四肢都引起了一阵刺骨而强烈的寒冷感觉，好像一下子他的骨头变成了冰凉的。唉！要是他象里摩逊！……于是他继续看着现在在笑的乔治。他用他迷糊昏沉发呆的眼睛看着他。于是他在前额、鼻子、嘴、面颊寻找，看是不是会找到某种属于里摩逊的前额、鼻子、嘴巴或两颊的东西。



他的思路迷惘，好像一个要变疯的人，而他的孩子的面容在他的视线下好像在变化，变成了奇怪的外貌，成了一些难以置信的形象。

朱莉说过“一个瞎子也不会弄错”。那么其中有某种触目的东西，某种无可否认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前额？是的，也许？然而里摩逊的前额要窄些！那末是嘴？可是里摩逊全都是胡子！怎样来评议这个孩子的丰肥的下巴和这个男人尽是毛的下巴的关系呢？

巴仑想：“我不管了，我再也不管了。我头太晕了；我现在什么也辨不清……该等一等；应当在明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来好好看看他。”

而后他想：“但是如果他像我，像我，那我就得救了！得救了！”

于是他两大步跨过了客厅，为的是到镜子里观察他自己脸旁边的儿子的脸。

他抱住乔治，让他坐在他的胳膊上，使他们脸非常靠近；由于他思路如此迷惘，他就尽量高声说：“是的……我们的鼻子一样……一样的鼻子……也许……这没有一定……一样的眼神……不对，他的是蓝眼睛……那么……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变疯了！我不愿再看了……我变疯了！……”

他逃得离镜子远远的，到了客厅的另一头，倒进了一张圈椅，将孩子放在另一张里，于是哭了起来。他大声绝望地抽泣。乔治听到他父亲的悲诉吃惊了，立刻也开始号起来。

门铃响了。巴仑一下子蹦起来，她像有颗子弹打穿了他。他说：“她这会儿来了……我怎么办呢？……”于是他跑去关在自己